



# 我要回家

■胡海舰

“我要回家，我要代替俺父亲回家。”这是郸城县人民医院80岁的退休职工刘万年老人弥留之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为了这个夙愿，他隐忍了一生的寂苦，守候了半个多世纪。

刘万年是河南省著名烈士刘波涛的遗孤。翻开《河南省志》便可了解：刘波涛是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蟒川乡娘娘庙人，出生于1915年8月5日，1938年6月入延安抗大学习并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5月后随河南军分区司令王树声在豫西山区鲁山、汝阳一带扩大根据地，不久就在临汝县汝河以南成立临汝县抗日民主政府，县政府就设立在刘波涛家中，孔祥桢任县长，刘波涛为副县长。1947年1月，刘波涛奉命南下到郸城开辟新区，2月在郸城巴集建立“沈鹿淮县”，刘波涛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他的革命伴侣丁岐任郸城区政委。1947年3月3日，刘波涛住在郸城西南罗楼村开展工作，被反动地主告密，于4日凌晨被地主还乡团300余人包围，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刘波涛镇定自若，迅速处理自带文件，组织力量突围。为掩护战友突围，他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终于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32岁。丁岐在罗楼战斗中配合刘波涛英勇作战，腰部负伤，突围后于次日早晨被群众救护，3月底丁岐伤势好转，在一天星夜归队途中，遭遇地主武装联防伏击被捕，于次日晨被杀害，时年28岁。

刘万年的小女儿刘永红说：“俺爸对俺爷爷的唯一印象停留在三四岁时，当时爷爷随部队行军路过家中，他被从睡梦中叫醒，爷爷含着泪紧紧抱着他说：‘我很想你，回来看看你。’没想到这次匆匆一别竟是永别，这也是父亲对爷爷全部的记忆。”每当回忆起那个刻骨铭心的场景时，父亲还会常常落泪，可能只有在那个老家床头，他才能和父亲在梦中相遇。

据刘万年汝州老家人叙述，他从小吃尽了苦头，母亲在他不记事时就去世了，父亲背井离乡干革命直至最后牺牲。刘万年从小依靠自己的姑姑和叔叔抚养。在豫西偏僻山村条件艰苦，饿了就挖野菜、摘野果，或向乡邻乞讨充饥，困了只能睡在破庙之中，穿着破烂的草鞋和不知道缝补过多少次的旧衣服。刘万年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由于经济困难和无人照顾，最后落下腿部残疾。每当看到别的孩子有父母陪伴时，他都

会独自流泪，但他懵懂知道父亲是干大事的，是个大英雄，为父亲感到骄傲。

英烈浩气贯长虹，忠魂碧血洒豫东。刘波涛丁岐壮烈牺牲后，当地贫苦群众含泪将烈士遗体连夜埋在河岸边，并偷偷作了标记。1952年，郸城建县以后，党和政府把刘波涛夫妇的遗体移葬到革命烈士陵园，撰文立碑永久纪念。1964年将烈士后代刘万年接到郸城抚养照顾，并为他医治腿疾，给他安排工作，帮助他组建了家庭，让英雄根脉得以延续，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

如今，刘万年的两儿两女都成为单位业务骨干，有的走上领导岗位，延至孙辈、重孙辈20余人。“父亲继承了爷爷的品德，为人正直，勤恳工作，在郸城县人民医院会计岗位上干了一辈子，一直住的是单位分的老房子，用的是俺兄弟姊妹几个用过的老家具、老家电，夏天连空调也舍不得开。”刘万年的大儿子刘新华动情地说，父亲常说踏在爷爷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心中的信仰更加坚定。

“老伴刚被接到郸城时，父亲昔日的老战友也让老伴到北京去接受帮助，老伴却说要一直在父亲奋斗牺牲的地方为父亲看坟守墓。”刘万年78岁的老伴闫翠英回忆说，每到逢年过节，刘万年都会带着全家人到烈士陵园扫墓祭奠，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退休之后，刘万年落叶归根的愿望更加强烈。他曾设想申请把父亲遗骨带回老家——汝州市娘娘庙老屋，那里是他唯一与父亲梦中相见的地方，那是他童年盼父归来望穿双眼的地方，那是第一任临汝县政府成立的地方，那是他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无奈父亲是河南省著名革命烈士，父亲的鲜血洒在郸城这片土地上。

2017年春节，自感时日不多的刘万年带领全家给父亲最后一次扫墓，他安排大儿子从爷爷坟茔上取下一捧黄土，用红布包好。“父亲病危的最后一句话仍是‘我要回家’。父亲回家的救护车上挂上了氧气瓶、带上了心脏监护仪，一路颠簸500多里回到了汝州老家。我趴在父亲耳边轻轻说：‘爸爸，我们到家了……’心脏监护仪表上的血氧饱和度渐渐回归了正常，父亲慢慢睁开眼，看了看房顶透着阳光的老屋，攥着包有爷爷坟土的红布包，慢慢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回忆起刘万年回家的情景，刘永红已是泪流满面，不能自己。

## 缅怀袁隆平院士

■杨念龙

您虽没有华丽的外表  
祖国和人民  
却给您塑一尊雕像

您虽没有豪宅  
亿万吃饱饭的人  
却把您请进了他们的心房

您虽没有嘹亮的歌喉  
宇宙间

却永远回荡着在禾下乘凉  
的歌声

您虽没有飞机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  
却让您在宇宙间远航

您虽没有奢华的生活  
朴实的人们  
却以您为榜样

## 迎“六一” 忆童年

■范澜

童年乐事似幅画  
影像楚楚脑中挂  
村头树林捉迷藏  
打谷场上学蜻蜓  
断砖堆里扒蝴蝶  
杂草丛中拍蚂蚱  
头顶烈日逮蝈蝈  
手拉奶奶闹摘瓜

## 倒立未遂的小象

■郭西升

要伸腿的时候，突然感到脖子一阵刺痛，这刺痛牵引着它伸出的后腿也陡然收缩，然后便重重摔倒在地上。

锣鼓声、掌声，瞬间归于寂静。

突如其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象夫仿佛看到那些向他奔涌而来的钞票又骤然潮水般退去。他气急败坏地大骂一声，拿出象钩和皮鞭向流血倒地的小象打去。

观众死一般的沉寂。象夫的咒骂声，鞭子的呼啸声，小象的哀鸣声，清晰、刺耳。

象夫仍咒骂抽打不止。有人张大了嘴，有人紧闭了眼，手机、摄影机不再闪烁。小象也终于不再尝试站立，倒地喘息不止。

忽然，一个孩子说：“求求你，别打小象啦。”稚嫩的声音被疯狂的咒骂遮掩，象夫仍然抽打。继而，一个响亮的声音传出：“住手，别打小象了。”这声音如晨钟，惊醒了疯狂的象夫。他顿了顿，但仍没有停止抽打。突然，观众席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住手，别再打啦。”这些声音穿云裂石、震撼天地，在空中回荡不息。

象夫颓然站立，缓步走到小象旁边，双手空空，双目无光。终于，喘息均匀之后的小象在颤抖中挣扎着站了起来。小象颤抖着，伸出鼻子牵拉住象夫的手。象夫无光的双目逐渐变得温暖，并有泪水涌出，滴在小象的鼻子上，久久不落。

象夫一手牵着小象，一手轻柔地抚摸着小象的伤口，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缓缓走向幕后。

幕布刚要落地，小象猛地挣脱象夫的手，转过身子，面向观众，前膝着地，遽然跪下。

天地无言，观众眼圈泛红。

突然，全场掌声又如雷声响起。

## 我爱故乡周口

■周战中

我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教师，今天，我怀着豪迈的心情，把我对故乡周口的所见所闻作以简单的表白。

近年来，周口广大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上下合力，艰苦奋斗，勇往直前，全区面貌焕然一新，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周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口是产粮大市，周口人民与时俱进，科学种田，种植多种农作物，粮食年年大丰收，人民生活丰衣足食。

如今的周口到处绿树成荫、如花似锦、桥通路畅、游园如画……大美周口入画来！到了晚上，大街小巷五光十色，灯火辉煌，音乐喷泉响起来，广场舞跳起来，人们生活真幸福！

生活富裕了，社会风气越来越好，志愿者多起来，他们帮老人理

发、整理床铺、打扫院落；清理河湖垃圾，保护生态环境；到爱心粥屋为环卫工洗菜做饭……公交车上，为老人、孕妇让座的多起来……“周口好人”层出不穷，今年“五一”假期，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医生赵一品在洛阳白云山勇救昏厥病人受好评；郸城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牛志伟和退伍军人李新强合力将不慎落入水中的四人救上岸……周口文明之风兴起来。

周口的企业也不甘落后，项城莲花味精厂、五得利面粉厂、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家喻户晓。另外，扶沟蔬菜全国有名，郸城教学成绩喜人，淮阳旅游发展迅速……

我爱故乡周口，作为周口人，我为周口的发展变化感到高兴，我为周口人的奋斗拼搏感到自豪，我对周口的未来充满信心，周口将越来越好！